與正子人共舞
科技與社會的科幻閱讀

圖片來源：李勇設計

■郭文華

不管在科學史、科普（popular science），或者在科技與社會，科幻小說似乎都是若即若離，並無所屬，類似「外星人」的存在。在形式上，科幻是通俗文類，卻可以有思想的高度；在內容上，它有幻想的成分，卻有科學敘述的邏輯與理性；在影響上，它鎖定特定讀者，但也與科技進展同步，指引社會的期望。跟「外星人」一樣，科幻善用它在閱讀市場的位置，在科技與社會之間，在幻想與寫實之間，在敘事與論證之間，找到它的定位。

確實，跟漫畫或羅曼史小說一樣，科幻不是許多人會光明正大地放在書房與客廳的「標準讀物」，它似乎跟誰都不搭。但在家中的某個角落，或許是儲藏室、廁所、臥室，或是不時光顧的租書店一隅，甚至是從網路蒐羅後，某個專屬的檔案夾內，科幻是人們保有對未來的好奇與想像的文字管道。

可不是？如果現代生活是由無數標準化常規化的動作所組成，那科幻不啻爲現代人喘息與「放空」的人性空間。如同《納尼亞傳奇》（Chronicles of Narnia）裡的魔衣櫥，科幻是連接現實與想像，通往美好另類國度的入口或「結界」。它沒有科學的枯燥，卻有知性的趣味，引領有志者投身追尋；它迴避枯燥的技術細節，但不吝展示其結果的精妙，爲大眾開展對科技的無限想像。說眞的，在年少氣盛的歲月裡，誰不曾想過用科技超脫物外，拯救世界，捍衛宇宙和平呢？

不過對台灣來說，要如何自然地親近科幻是大問題，更不用說用科技與社會的角度來看科幻。如同科學一樣，科幻與科普是中文世界的「外來種」。不僅「科幻」的翻譯是否如實反映 science fiction 還有爭論，在西方喚起科技影響，由普羅大眾來決定暢銷與否的科幻，在台灣卻是水土不服，不得不仰賴有志之士苦心提

倡與政府鼓勵，這在在凸顯科技大國後，台灣貧弱的科技文化基礎。

科幻研究者鄭運鴻在〈科技大國 vs. 科幻大國〉中語重心長地指出，台灣不要以爲靠「非原生科幻」就能脫胎換骨成爲科幻大國。因爲，「不經過本土文化的洗禮與脫胎，別人的創作所問的是別人的問題、給的是別人的答案、用的是聽不懂的語言——種屬於另一個『科技大國』的外來語。」也因此，在課堂裡我雖不常談科幻，卻拿台灣的科幻當作課題，讓主修科技的學生思考其中科技與社會的意義。

也就是這個情境下，科幻與科普名家艾西莫夫（Isaac Asimov, 1920-1992）原著，後與席維伯格（Robert Silverberg, 1935-）合作改寫的《正子人》（Positronic Man, 以下使用葉李華教授的中譯本），成就了我與科幻的邂逅。或許是瞄到《科學發展》月刊中智慧機器人（intelligent robot）的研發報導（第428期〈聰明機器人貼心好幫手〉），某次課後同學問起這本小說，並引用網站推薦，問說它是否就是《木偶奇遇記》（Pinocchio）的現代科幻版。

這是個有趣的提問。科幻迷知道《正子人》並非艾西莫夫唯一的機器人故事，而是這位「現代機器人故事之父」約40部機器人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而已。

它們並不是現代機器人學（robotics）所引申出來的狂想。事實上，這些故事大多出現在機器人學之前，甚至「robotics」這個字還是艾西莫夫創造的，更不用說廣爲機器人研究者遵循，他提出的「機器人三大法則」：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，或袖手旁觀坐視人類受到傷害；除非違反第一法則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；在不違反第一與第二法則的情況下，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。換句話說，如果說是艾西莫夫的科幻指導現代機器人學的發展方向也不過分。

不過，或許正因爲艾西莫夫對機器人學發展的巨大影響，目前就我所知的科幻討論中，很少看到關於他的小說與之前「類人」（the humanoid）故事的關係。到底正子人是不是「鈦金身，電腦心」的小木偶皮諾丘呢？

雖然很多人對Carlo Collodi的故事都不陌生，但這裡讓我們回憶這個19世紀童話的開頭，想想皮諾丘是怎樣誕生的。話說托斯坎（Tuscan）地方有個木匠Antonio在找木頭來修他的桌子。不過，每當他一下刀，就聽到來自木頭「別砍我！」的呼喊，讓他下不了手。於是，當鄰居木偶戲師Gepetto來要雕戲偶的木頭時，Antonio便把這塊「燙手山芋」交給他。似乎皮諾丘天生就頑皮，當Gepetto雕出小木偶的鼻子時，它竟然自動長成有點可笑的大小，而它也成爲檢驗皮諾丘人格的最佳「測謊器」。

在此要注意的重點是，皮諾丘並未因是木頭身而沒有人性；相反的，它「人性」天成，欠缺的是與人性相稱的身體與心智。但對《正子人》的主人公，美國機械人公司出產的NDR-113型人形機器人安德魯馬丁（Andrew Martin）來說，它是機器人，不會有「人性」，而安德魯用兩百年（這也是《正子人》的原著「雙百人」（the bicentennial man）的由來）來追尋的人性與自我，才是故事的主軸。

於是，對於這個哲學問題，我請同學回家先看陳瑞麟教授的〈「正子人」的人性歷程〉（收於其《科幻世界的哲學凝視》中），看科學哲學家怎樣讀這本書。

在這篇文章裡，陳瑞麟用幾個哲學上與人性相關的概念，如意識、理性，與自由意志與權利等，檢視正子人安德魯用一生經歷的人性，並提出一些有趣的觀點。

他認爲安德魯與皮諾丘相同，其「人性」的根苗無庸置疑。它有人類獨有的意識，可以深思內省，也可以發抒情感。另外，安德魯的行動雖然受到三大法則的規範，但不意味它沒有自由意志；相反的，正因爲它有自由意志，因此接受這些法則對它的限制。於是，在得到自由權利的保障後，做爲認知主體（cognitive subject）的安德魯還繼續透過改變自己來探索與挑戰「人」的定義，最後甚至用死亡來驗證那個似乎在自己身上，卻又無法得到認可的人性。

顯然，不是每個同學對純哲學探討有太多興趣。幾天後同學又來找我，不是談陳教授的文章，而是談從《正子人》所改編，由羅賓威廉斯（Robin Williams）擔綱飾演安德魯的電影〈變人〉（1994）。當然，對於很多人來說，電影是小說的誇張與延續；在聲光化電的襯托下，一些改編自小說的科幻電影比小說還具說服力，大學生的接受度也高。

不過，商業電影有其類型與敘事邏輯，不見得如實傳達文字的複雜內涵。比方說，在《木偶奇遇記》裡本來脾氣不頂好，被小孩謔稱爲「老玉米糊」的Geppeto，在迪士尼的電影裡化身成願意爲皮諾丘無怨無悔付出，慈祥的老爺爺。

機器人也不例外。如葉李華指出的，機器人電影往往不脫「人機對立」的架構，以符合西方文化的衝突模式。可想而知，深思如艾西莫夫者生前與好萊塢聯絡不多，而他死後才上演，改編自名著《我．機器人》（I, robot）的〈機械公敵〉（2004），也證明是除奇幻炫技的視覺效果外，與小說全無關係的平庸創作。

雖然相較於〈機械公敵〉，〈變人〉沒有直接套用人機對立的框架，算比較貼近原著。不過，想從電影中尋得陳瑞麟理出的人性線索，卻是難加上難。〈「正子人」的人性歷程〉指出安德魯取得「社會人格」；由這它連接到社會網路上，並從這些連接中建立出別人看它，或它爲人所辨認的形象與性格。

不過電影〈變人〉中並沒有顯現這些細膩的人性轉折與衝突；它反而拉出在小說裡沒有被強調的，在安德魯與小小姐之間的微妙情愫，並把安德魯的人性關聯限縮成類似電影〈班傑明的奇幻旅程〉（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, 2008）中，因爲成長過程的差異在人生道上數次錯身而過的愛情奇遇。這不意味電影沒有自己的賣點，但對於小說所牽涉更廣泛也更深沉的人性思考，通俗的影像版並沒有太多幫助。

但經過這番解釋後，同學對於機器人「社會人格」的說法還是感到迷惘。確實，人是社會的動物。對於生在社會，長於社會的我們，我們的人格本身便具有社會性，但我們渾然不覺。哲學家陳瑞麟把焦點集中在釐清「人性」的概念，可惜的是他在文章裡少交代安德魯追求人性的社會過程。

我遲疑半晌，問他們有沒有聽過「人機合體」，或者音譯成「賽博格」（cyborg）的說法。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的縮寫，泛指混合有機體與無機體的物種。這個詞雖然看起來怪怪的，對常看科幻，平時上BBS聊天打屁的同學們來說卻也不陌生。而在科技與社會研究中，對熟悉Donna Haraway與她所提出的經典文章〈Cyborg宣言〉的研究者來說，人機合體也是重要的概念工具。

於是，我試著這樣來打破僵局。人機合體固然可以是生物中裝有機械，但何嘗不能說是機械中安有生物體。我們閱讀《正子人》之所以會迷惘，是因爲我們用人的概念來解讀安德魯，假設它的「非人」屬性，而它的一切作爲都是朝向「人」來改變。如果我們先不要扣安德魯「非人」的帽子，而試著想它是個不安分的「賽博格」，一個在cyborg世界（成千上萬裝有機械的生物體）的少數，那它要怎樣去改變世界，改變自己？

在這個有點抽象，有點科幻，但好像可以溝通的「cyborg」說法上，我與同學重溫《正子人》所開展的人性空間。很有趣的，做爲人機合體的安德魯，它的人格其實幾乎與它的社會關係同時被定義。

它「出娘胎」（出廠）後第一個認識自己的地方，便是由它擔任管家的馬丁家，更不用說一個有別於家電，有別於出廠序號的名字「安德魯」也是在那裡取的。而這個「傭人」的位子與勞務關係，也讓它在自立生產後得到一個銀行帳號，一個確定社會身分的表徵。安德魯固然有清楚的機器人自覺，但也從與他人互動中認識不安本分的自己。

當然，從主人那贖回自由是安德魯人生的一大突破，也是《正子人》的一大高潮。但是，這樣的突破與其說是安德魯朝人性更邁進一步，還不如說它在掙脫不自由的勞雇關係後，才能用自由人的新身分與主流社會產生更多聯繫，學習「羞恥心」（要穿適當的衣服）和與人相處的社會智慧。這樣說，從機器人的三大法則出發，cyborg安德魯的社會反省有很深的階級意識，而感情的發展也多半是一般性的，很少觸及個人（例如在路上羞辱它的兩個小混混）。

而在利用操作社會運動，希望得到更多主流認同時，安德魯也無可避免地脫離它原先所屬的NDR-113型機器人系列。它知道它之所以可以得到原不屬於機器人的自由與社會資本，是因爲它有同類機器人沒有的「正子腦」。因此，安德魯挑戰主流規則，用這個腦當作它的本體，讓它跳出原有「想變人」的機器人架構，而成爲「想換身體的腦」。於是，在不斷地變換身體時，安德魯也不斷地成爲不同的cyborg，產生不同的社會連接（比方說工程師伙伴保羅）。

跟脫離階級控制的少數cyborg個體一樣，安德魯雖然有自己的主流社交圈，但它還是選擇以「寫自己的歷史」的方式建構階段性的社會認同。而在取得更多社會資本後，安德魯拋出更遠大的社會理想；它想透過仿眞的器官改進，爲「全cyborg」界（各種各樣的人機合一體，包括它自己）開創出光明的未來。這時，它已經不是個單純的機器人，而是從機器人cyborg的少數族群中崛起的社會領袖。

確實，安德魯不想爲所有機器人平反，只想在能力平等下的前提下，追求沒有差異的cyborg社會。爲此，它遠走月球證明自己，甚至聰明到用「歸化」的概念，企圖打破在僵硬的三大法則外，人類社會無形的社會界線。但是，安德魯還是失敗了。即使它多麼傑出，在「人類cyborg」（人類）眼中機器人cyborg就是異類，他們怕許多機器人會群起效尤。

於是，安德魯這個空前絕後的「自由機器人」，選擇用自殺的方式證成這個界線的跨越。它把屬於它的本體，正子腦，接上了可毀壞的有機體。事實上，在它做這個決定時，安德魯已是不折不扣的cyborg「人類」—它不但迷惑爲它動手術的機器人醫師，更用人類的口吻命令醫師進行手術。正子腦是否還算機器，可不可以代表人性已經不重要；重要的是它自我成就的「尋死」動作卻引起社會關注，終究讓這個機器人cyborg少數中的少數，在走進人生終點前得到該有的身分，也爲這場與《正子人》的閱讀共舞劃下句點。

把《正子人》看成是一般科幻是不公平的。如陳瑞麟指出的，它寓意深遠，含意豐富，可說是波瀾壯闊的人性歷史（human history）。而從科技與社會的角度看，我要說《正子人》是難得一見的好書。它藉一個介於「人」與「非人」之間的cyborg個體，顚覆我們對人性的想像，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人性的塑造與社會建構的方式。

而它給我們的省思哪又止於人性而已？在多數凌駕與污名化少數，並要把它「正常化」的社會裡，安德魯的委屈何嘗不是這些暴力的社會關係的投射，而它的反抗，又何嘗不能帶給少數者超越科技的光明與希望？ □

郭文華
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